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

總理逝世四週年紀念宣傳叢刊之一

孫中山先生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印

# 孫中山先生年譜

先生諱文，字逸仙（原字明德），外人通以逸仙稱先生；乙未後逃亡日本，改名中山樵，今遂通稱爲中山，廣東香山縣（今中山縣）翠亨村人。其先世居東江龔公村，後徙居香山，世業農。父達成公，少時習裁縫於澳門，後以眷戀家鄉，又重視家庭責任，乃返故里，以縫衽術補助農耕之不足；爲人和善可親，鄉黨無不敬重。母楊氏，端莊慈祥，爲篤守舊禮教之夫人；舉三男二女，長德彰，次早逝，先生其季也。

中華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清同治五年，公歷一八六六年，先生一歲。

是年公曆十一月十二日（陰曆十月初六日），先生誕生於廣東香山縣翠亨村。時去太平天國之滅亡才三年，去英法聯軍入北京焚燬圓明園才六年。

中華民國紀元前四十五年，清同治六年，公歷一八六七年，先生二歲。

是年日本王政復古，立明治維新之基。

中華民國紀元前四十四年，清同治七年，公歷一八六八年，先生三歲。

是年捻匪蕩平。

中華民國紀元前四十三年，清同治八年，公歷一八六九年，先生四歲。

中華民國紀元前四十二年，清同治九年，公歷一八七〇年，先生五歲。

是年五月，天津人民毆斃法國領事，焚燬天主教堂，清廷命曾國藩辦理交涉，軍流人民十五人，捕二十一人正法，知府知縣皆遣戍。普法戰爭，法國最後共和成立。

中華民國紀元前四十一年，清同治十年，公歷一八七一年，先生六歲。

中華民國紀元前四十年，清同治十一年，公歷一八七二年，先生七歲。

三字經爲我國自宋以來相傳沿用之唯一小學教科書，凡兒童一屆學齡，卽強其背誦記憶，先生是時亦受此種機械式之教育。但一月之後，卽覺其教授不合法，起而反對，謂「我一些不懂。儘是這樣囑，有什麼意思，我念他做什麼？」教師雖加威嚇，不能屈也。

中華民國紀元前三十九年，清同治十二年，公歷一八七三年，先生八歲。

中華民國紀元前三十八年，清同治十三年，公歷一八七四年，先生九歲。

是年李鴻章奏請派遣外國公使，爲中國駐外使臣之始。

中華民國紀元前三十七年，清光緒元年，公歷一八七五年，先生十歲，

同治既歿，光緒以冲齡踐阼，西太后垂簾聽政。

中華民國紀元前三十六年，清光緒二年，公歷一八七六年，先生十一歲。

是時先生仍在翠亭村私塾讀書，曾從美教士克爾習英語。聞鄉人談洪楊故事，潛抱

革命大志，輒以洪秀全第二自命。

又林百克所著孫逸仙傳紀，多載先生少年軼事，如勸阻其母爲姊纏足，詆斥崇拜偶像及蓄婢娶妾等惡俗，又曾挺身抗爭，面斥清吏。其不畏強禦，改革社會之心，自髫年已然矣。又先生幼時喜弄善鳴之鳥，於放風箏，踢毬子，跳田雞，量棒，劈甘蔗等遊戲，亦極喜悅。

中華民國紀元前三十五年，清光緒三年，公歷一八七七年，先生十二歲。

先生隨其鄉人赴檀香山。先是先生之兄德彰先生，排除家庭阻力，飄海至火奴魯魯，開墾海濱浪花不及之地，從事耕種，出產豐盛，甚爲土人所敬仰。數年之後，滿載而歸；遂竭力鼓吹鄉人赴檀，以資開墾。又與人合辦航海巨船，免費運送，鄉人隨其赴檀島者甚衆。時先生亦欲隨兄共往，以父母不忍幼子冒險，不果。至是德彰先生合租之英輪格蘭號又停泊澳門，準備赴檀，先生乃百計陳說，卒獲允許。途次嗜病歿之水手爲其伴盛以布囊，投於海中，深爲驚駭，以爲此乃野蠻殘忍之所爲。先生仁愛之懷，幼時已然。

中華民國紀元前三十四年，清光緒四年，公歷一八七八年，先生十三歲。

先生至檀後，隨德彰先生至愛槐鐵商店中學習商業。數月之後，中國式之簿記及算盤，俱能運用，并精通楷、奈、楷人之方言，但苦無學習英語之機會。德彰先生雖通英語，然以忙於耕作，亦無暇教導。後先生感商店生活之無味，渴欲受以英語爲基礎之教

育，德彰先生乃送之入英人所辦之耶教學校。初至時，以言譁屢裝之殊異，又垂辮未剪，常爲同學所欺弄，拖其辮髮以爲樂。先生初不與較，後乃奮力搏擊，所向披靡，後遂無敢侮者。然先生爲自重故，於學業操行，俱異常努力，遂博得同學之感嘆與友愛。

中華民國紀元前三十三年，清光緒五年，公歷一八七九年，先生十四歲。

中華民國紀元前三十二年，清光緒六年，公歷一八八〇年，先生十五歲。

中華民國紀元前三十一年，清光緒七年，公歷一八八一年，先生十六歲。

先生在耶教學校畢業。先生在校三年，身心兩方俱起極大之變化；常渴望中國之覺醒，一洗僑民之恥辱。入校第三年，學校加授兵式體操，先生熱心研究，遂精通軍事，大爲後來革命之助。三年中恪守紀律，勤習學科，畢業成績甚優，先生之英語基礎，亦於時造成。所操英語，流暢而正確，故畢業時夏威夷王親頒獎品，以旌其勤。

中華民國紀元前三十年，清光緒八年，公歷一八八二年，先生十七歲。

先生畢業後，佐德彰先生經營商業，半年後，入火奴魯魯高等學校，肄業一學期，隨入夏威夷大學。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九年，清光緒九年，公歷一八八三年，先生十八歲。

德彰先生以先生旅外日久，恐其沾染外國風氣，乃遣之歸國。先生意雖不欲，願自覺已負成人之責任，且夙以創造新中國自期，故絕不遲疑，毅然就道。當船抵香山時，關吏檢查行李四次之多，先生起與抗辯，不得直，乃對乘客演說，力陳中國政治改造之必要，至金星港時方止。改革之志，至是益堅。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清光緒十年，公歷一八八四年，先生十九歲。

先生回里後，目睹政治腐敗，國勢危殆，乃開始實行革命工作，努力宣傳，對於清廷及官吏，大肆抨擊。又欲破除鄉民之迷信，嘗毀壞村廟中之北帝偶像，為鄉人所不容，乃至香港，入拔萃書室習英文。

是年四月，先生與盧夫人結婚。夫人名慕貞，香山坐蓮盧顯之女也。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七年，清光緒十一年，公曆一八八五年，先生二十歲。

後奉德彰先生之召，再赴檀島，尋歸國。入皇仁書院肄業。

是年四月，中法和約告成，割讓安南與法，先生乃決志顛覆清廷。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六年，清光緒十二年，公曆一八八六年，先生二十一歲。

先生在皇仁書院時，知欲實行革命，必須憑藉一種職業，而行醫實最利於革命之宜傳；故畢業後即入廣州之博濟醫學校。於同學中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爲人豪俠尙義，廣交遊，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先生一見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聞而悅服。並謂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羅致會黨，以聽指揮。此後先生運動會黨起事，以鄭之力爲多。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五年，清光緒十三年，公曆一八八七年，先生二十二歲。

先生在博濟一年，以香港雅羅氏醫學校功課較優，且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乃轉學該校。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四年，清光緒十四年，公曆一八八八年，先生二十三歲。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三年，清光緒十五年，公曆一八八九年，先生二十四歲。

達成公逝世。

是年清廷立赫羽拉氏爲皇后，西太后歸政。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二年，清光緒十六年，公曆一八九〇年，先生二十五歲。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清光緒十七年，公曆一八九一年，先生二十六歲。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年，清光緒十八年，公曆一八九二年，先生二十七歲。

先生以全校第一名畢業醫學。先生在校五年，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詞，無所忌諱。時聞而和之者，在香港祇有陳少白、尤少楊、鶴齡三人，及上海歸客陸皓東而已。其他交遊，聞先生之言，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中風病狂相視。先生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

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爲「四大寇」。畢業後，懸壺於瀛門，聲名鵲起。然爲衛醫所忌，乃還至廣州，設東西藥房。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九年，清光緒十九年，公歷一八九三年，先生二十八歲。

時粵中西醫極盛，而先生獨以西醫名，尤精解剖術，故就診者戶限爲穿，營業鼎盛。時尤少純方任廣東輿國局測量生，先生因得借用該局之抗風軒爲秘密會所，常與鄰士良陸皓東程耀震程璧光等數人聚談革命；因提議創設輿中會爲進行機關，以「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爲宗旨，衆贊成之；然會員寥寥，尙無具體之組織也。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公曆一八九四年，先生二十九歲。

先生與鄭尤等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至天津時，以李鴻章號爲識時務之大員，因作長函遺之，大旨言「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材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又言「農爲立國之本，欲振興農務，宜遣派學生

赴西洋學習農政。」不納，復謁之私邸，勸其革命，亦以年髦辭。先生革命之志，至此益堅矣。

七月，中日戰起，先生以爲時機可乘，乃適赴檀島美洲，欲糾合華僑以爲臂助。抵檀島後，日以反清復漢事商諸舊日親友；然是時華僑風氣尙極閉塞，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程蔚南、宋居仁、何寬等數十人耳。先生乃設立興中會，並發起募捐軍債，德彰先生與鄧蔭南二人協助最力，得款數萬元。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曆一八九五年，先生三十歲。

先生在檀數月，時清兵屢敗，海軍盡燬；高麗既失，旅順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人心憤激，有機可乘。會上海同志宋耀如函促先生歸國，遂中止美洲之行，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先生返香港，欲聯合各地同志，襲取廣州以爲根據地。聞輔仁、文社、首領、楊衢雲、謝讚襄等有志反清，乃與商組黨大計，楊等欣然聽從，於是兩派合併。

正月二十七日，擴大之興中會正式成立，設總機關於士丹頓街十三號。榜其門曰乾亨行。凡入會者須一律宣誓，其誓詞爲「驅除鞑虜，恢復中國，創立合衆國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尋頒布宣言及章程十條，以資號召。因避清英二國官吏之干涉，文中只言立會救亡，尙未明揭排滿及建立合衆國之主張也。

興中會既成立，乃商議襲取廣州計劃，決議挑選健兒三千，由香港乘船潛入廣州，大舉起事。廣州軍事，由先生主持，楊衢雲黃詠裳陳少白等則留港擔任招集同志，接濟餉械。陸皓東提議用青天白日旗，亦於是時通過。分配既定，先生乃偕鄭士良陸皓東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至廣州，創設農學會，分立機關。又聯絡防營水師，及西北江各處綠林，約期響應。

籌備半年，漸臻成熟，乃定九月九日重陽發難，並購小輪二艘，爲運輸之用。預計在港招集會黨三千人，初八晚乘輪潛入廣州，用木桶封裝軍械，僞作土敏土，初九抵省，即取械分向各重要衙署進攻；並預撰討滿檄文及對外宣言。一切計畫，極爲周

審。

詎先期爲黨員朱淇之兄所告發，雖延期二日，而粵督譚鍾麟已調集大兵，嚴爲戒備，初十，在各機關搜捕陸皓東程耀宸等五人。先生知事洩，急電香港「止辦」；但人械俱已下船，無從阻截。十一晨，船抵廣州，南海令李徵庸已勒兵截緝，又以軍械箱爲貨物積壓，無法取用，致朱貴全丘四等四十餘人皆被擒獲，餘衆散走。至二十一日，陸皓東朱貴全丘四三人皆遇害，水師提督程奎光後獲死獄中。此爲中國有史以來國民革命第一次之流血，亦爲先生第一次之失敗也。

事敗後，粵吏懸千金購緝先生，十餘日後，乃得由閩道脫險至香港，隨與鄭士良陳少白同渡日本；在橫濱略住，招集同志，成立興中分會。是時中口和議告成，東京謠傳日政府將許引渡革命黨；先生亦以一時不能活動，乃命鄭士良歸國收拾餘衆，待時而動，陳少白留居日本，考察東邦國情；而已則斷髮改裝，遠遊美洲，向華僑籌鉅款，爲捲土重來之計。自是以後，國人皆知有孫文其人，清吏則沿襲故事，官書報紙皆

稱「孫汝」。

同時有康有爲者，粵之南海人，好談公羊之學；時與其徒梁啓超同在北京會試，上書清廷，請變法圖強。其政治活動，自此開始。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公曆一八九六年，先生三十一歲。

先生抵檀島後，復集同志以推廣興中會，並募款爲第二次發動。但時當新敗，應者寥寥，雖有新聞道而赴義者，而舊同志多以失敗而灰心；故徧遊檀島，絕少成效。先生以進行遲滯，無大可爲，又以旅美華僑較多，可聯絡爲助，遂決計赴美，行有日矣。一日，散步市外，遇英人康德黎君及其夫人。康德黎者，先生津業醫校之業師，時率眷回國，道經檀島也。先生詢知其英寓址，告以將作環球之遊，不日赴美，隨將到英。

四月，先生離檀赴美，在舊金山登陸，橫過美洲大陸，至大西洋岸之紐約市。沿途所過多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向華僑痛言革命救國之真理，欲其熱心贊助

，合力救亡。無如美洲華僑風氣之蔽塞，較檀島爲尤甚，誨者諄諄，聽者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其餘則以先生爲謀反大逆，視同蛇蝎，肯與往還者，僅耶教徒數人耳。

其時美洲各地華僑多立有各種會社，就中以洪門致公堂團體最大，會員最多，其宗旨爲反清復明，即三合會之支派也。先生以其宗旨相同，在粵時因與鄭士良等交遊，于該會內容，亦知梗概，故對於洪門人士，嘗苦心孤詣，勸其實行革命排滿之主張，與內地同志聯合進行。然致公堂會員對於反清復明之口號，已不甚了解；其結會之需要，不過爲手足患難之助，政治之意味全失矣。又以先生非其會中人，不肯爲助；故先生此次在美聯絡洪門，實無效果。在紐約時，自撰一告歐美人書，題爲「中國問題之真解決」，甚得美人士之贊同。

先生在美四月，見無可活動，乃決計渡海赴英。八月廿五日（公曆十月一日）抵倫敦，賃居於康佛黎君鄰近之萬蘭旅舍，晨夕過從，借讀其藏書。先是先生在美洲時，以

鼓吹革命，大觸清廷之忌，已有清使館將謀不利之消息，及抵英，駐美公使楊子通即電駐英公使龔照璦，囑將捕獲，而康君邸宅與清使館密邇，遂被設計誘捕。

初，先生訪康君回寓，道遇使隨員鄧琴齋，與先生爲舊識，他鄉遇故，頗與往還，但尙未知先生卽孫文耳。九月初五（公曆十月十一日），先生偶過使館外，遇數粵人於道，各以粵語問訊，並邀先生入室，略敘鄉誼，先生從之。入門後，卽被二人挾持登樓，禁諸室中。旋有使館參贊英人馬凱尼入室，詢是否卽爲孫文，先生應之。馬謂中國政府欲得汝，故設法留汝於此，以待後命。先生被禁六日，百計謀送信康君，及與外間通消息，俱爲使館搜去，不得達，而禁視愈嚴。時清公使龔照璦已得清廷許可，出資三十萬元租定輪船，囚解先生歸國；出發有日矣，先生束手無策，坐以待斃而已。

偶與英僕名柯爾者閒談，語涉耶教，因思得一策，叩以青岡土爾其皇帝獲阿美尼亞耶教徒事否，柯爾點首。先生乃告以自身亦爲耶教徒，爲仇教之中國皇帝所嫉視，



故命使館誘捕，不日即解送回國，置於死地，如土耳其皇帝之戮殺阿美尼亞人然。因英國政府素重人道，保護宗教，故秘密拘禁，不使外聞。若能仗義解救，不獨中國之福，亦大爲耶教徒及英政府之助。柯爾聞言首肯，先生因作密函投煤篋中，柯爾乘間取去。

柯爾與其婦持函分謁康德黎孟生兩醫士，奔走甚力。康既得書，即投函泰晤士報揭其事；並與警察交涉，搜索馬凱尼之住宅，監視清使館及租定之輪船，又訴之英外交部，請其干涉。於是中國使館誘逮先生之事，遂大爲輿論界所警議。國際法律家胡特氏在報上先後發表著論，批評此舉爲違反國際法律，而泰晤士報之攻擊馬凱尼尤力。於是英外相沙士勃雷遂向清使館交涉，要求釋放。始清使館尙堅不肯承，且謀掘地道移先生於他處，繼以形勢愈趨嚴重，倫敦市民日圍使館而噪，不得已於九月十八日（公曆十月二十三日）恢復先生之自由，禮送出館，蓋被禁十二日矣。

其時館外高頭攢動，咸欲瞻仰此中國革命首領之丰采；各訪員亦爭相慰問，以得先

生一言爲榮，而先生之名大顯。其後先生自撰倫敦被難記，詳述此事顛末；原文爲英文，現有譯本。隨而國內發現「國賊孫文」一書，長數萬言，痛詆先生之不道，傳爲趙爾巽撰。

是年七月，康有爲弟子梁啓超徐勤等在上海創辦時務報，以慷慨激昂之筆調，放論時政之改革，大爲世人所歡迎。後又有嚴復者，遂譯赫胥黎天演論，斯賓塞羣學肄言，作國聞雜誌登之，與時務報相應和。於是風氣閉塞之國人，始知泰西於機械技巧之外，亦復有精深之學理，所謂維新黨者，因以日多。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公曆一八九七年，先生三十二歲。

先生仍居倫敦，出入圖書館中，日夜不息。此二年中，考察各國之政治風俗，結交其朝野賢豪，所見所聞，殊多心得。知徒致國家於富強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先生乃爲一勞永逸之計，採取民生主義，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之。此三民主義之所由完成，亦爲先生居留歐洲最大之

成績也。

然先生生平所志，以革命爲唯一天職，留英二載，雖於政治之理論，及革命之進行，多所籌畫；但曠廢時日，仍無補於實際，乃於秋間重回日本，從事實際運動。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籌畫也。

抵日時，其民黨首領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周二人至橫濱歡迎，入東京相會，犬養毅談天下事，甚爲契合。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爲外相，犬養毅實能左右之。由是識大隈副島種臣大石尾崎及其在野之志士頭山滿平岡秋山中野鈴木安川犬塚久原等。諸人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多所贊助；其爲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則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及菊池萱野等。此外間接援助中國革命者尙多，大半在此時期締交。

是時日本尙爲租界制度，先生以犬養毅之力，與宮崎平山共居東京之麴町區，後復遷至早稻由。先生日與同志往來橫濱神戶間，鼓吹革命。然華僑風氣銅塞，與他處無異，慕義來歸者，不過百數十人，尙不逮百分之一也。

是年十一月，德國強佔膠州灣。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四年，清光緒二十四年，公曆一八九八年，先生三十三歲。

先生在日本。二月，菲律賓獨立軍起，因武器缺乏，爲美所敗，乃密派彭西爲代表，赴日購械，以圖再舉。彭西知先生與日本民黨素接近，遂求助於先生，且託以全權。先生正以規畫軍事，多不如意，聞言大喜。乃提議率黨員至菲島投獨立軍，助其成功，轉餘勢以入中國，菲代表及中日同志咸表贊成。先生乃求助於宮崎寅藏，宮崎商之犬養毅，轉託中村瀨六任購運之責。後購得軍火五萬發，遣日本同志高野及林二人隨護送菲；不幸中途船覆，同志溺焉，先生乃又購三萬發補充之。

八月，政變禍作，康有爲梁啓超逃命日本。日人宮崎平山等以先生與康梁俱志在救國，欲居間調停，使兩派聯合。乃康有爲儼以帝師自居，目革命黨人爲大逆不道，避之唯恐不及，後且創保皇會與革命黨對抗焉。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三年，清光緒二十五年，公曆一八九九年，先生三十四歲。

先生仍在日本，努力革命運動。雖清廷懸購其頭之價值，與日俱增，中日同志俱爲之危，而先生怡然不以爲意，進行益力。是年七月，日政府取消治外法權，先生乃賃屋橫濱山下區百二十一號爲機關，與清領署爲鄰，公然向其敵人挑戰。是時橫濱有華僑二千餘人，咸顧戴先生爲領袖，長崎神戶大阪之僑民，亦多加入黨籍，信徒日衆，卽世界各處之華僑，亦多滙款相助者。先生乃購買軍械，接濟內地同志；惜屢爲敵人所偵悉，致不能運達目的地。

時康梁之保皇黨已發生，爲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爲尤甚。若輩多擅長文學，且所主張者爲和平之政治革命，故其言論大博一般人之同情。革命黨既須避清廷之網羅，復受敵黨之排斥，革命前途，黯淡無似。特先生以大無畏之精神，作不間斷之努力，壓迫愈甚，奮鬥益烈。知欲喚起國民，必須創立宣傳機關，乃於秋間命陳少白回香港，籌辦黨報，至冬間發刊，卽「中國日報」是也。復命史堅如深入長江，聯絡會黨，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同志，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

會黨併合於興中會之事。

是年法國藉口廣州兵官爲匪所戕，要求割廣州灣爲租借地，訂條約七款。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二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公曆一九〇〇年，先生三十五歲。

先生仍在日本。

是年春，會黨首領李雲彪楊鴻鈞張堯卿辜天祐等與興中會代表開會於香港，同舉先生爲總會長，並特制會長印章，由日人宮崎寅藏費往橫濱，上諸先生。

五月，近畿義和團起，戕殺外人，圍攻使館，各國聯軍陷天津，進至楊村，清廷下詔宣戰。但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與上海各團領事訂東南保護約款九條，戰端乃限於北方。時先生在日得劉學詢書，謂粵督李鴻章欲以兩廣獨立，思得先生爲助，請趣赴粵。先生得信，頗不信李有此魄力；然以此舉倘成，亦有裨大局，乃偕楊衢雲日人宮崎平山等赴香港。抵港之日，粵吏已派兵輪迎候，邀同赴省。但先生已得香港同志報告，知李尙無決心，僅遣宮崎晉省接洽，而已則轉赴法屬西貢。

先是拳變既起，香港士紳何啓等以時局危急，粵省當急圖自保，因向興中會員陳少白獻策，主張革命黨與李鴻章聯合救國。先由黨人聯名致書香港總督卜氏，請其勸告李鴻章獨立，李如同意，即請先生回國，組織新政府。此議經興中會員全體贊同，而事前亦已徵得港督同意，遂由先生與楊衢雲鄭士良陳少白史堅如等署名，致書卜氏。大旨數清廷之積弊及目前之兇殘，欲借殊勳以改造中國，並陳平治章程十則，於政體法規，詳細規定。書既上，港督即向李氏提議，促其獨立。惟是時李已知北京雖陷，清帝后出亡無恙，乃決意北上，不再談獨立事。先生以事已無望，亦即復回日本，主持惠州起義事。

興中會在惠州舉事之計畫，在己亥庚子間已漸告成熟。五月，先生乘法輪抵港時，知李氏尚無獨立決心，乃於二十一日在小舟招集軍事會議，命鄭士良黃福赴惠州籌備發動，史堅如鄧蔭南則赴廣州計畫響應，及組織暗殺團體，又留日本諸同志助楊衢雲陳少白李紀堂等辦理餉械。部署既定，先生乃乘原船赴西貢。時日人宮崎又以運動孫

康合作至星加坡，被康黨控其謀殺康有爲，被逮下獄。先生聞訊，即赴星爲之營救，同返香港。

船抵香港，先生擬偕日同志親入內地，率鄭黃等發動，詎港政府以星洲宮崎事，阻止登岸。先生乃於六月二十一日在船中招集第二次軍事會議，將惠州發難之責委之鄭士良，以遠藤爲參謀，平山等助理民政，而自回日本，轉渡台灣；擬俟義師到達相當地點時，由台設法內渡。蓋是時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因中國已陷於無政府狀態，頗贊成中國革命，曾遣人與先生接洽，許起事後設法相助。故先生命鄭變更原定計畫，不直逼廣州，先佔沿海地帶，待先生來乃大舉進取。

惠州歸善縣之三洲田稔山等處，向爲會黨嘯聚之所，鄭士良奉命起事，即以此爲根據地。時有衆六百人，而洋槍僅三百桿，子彈各三十發，因見先生上陸計畫失敗，暫不發動。靜候數月，糧食漸缺，且粵督德壽已得警報，命水師提督何長清陸路提督鄧萬林等率防軍數千，分駐深洲淡水等要隘，堵三洲田之出路。鄭以戰機日迫，乃發電



先生接濟，覆電未到；閏八月十五日，黃福率敢死隊八十人襲清兵於沙灣，斬四十人，獲槍數十桿，生擒三十餘人，清兵駭潰，我軍軍威大振。隨而轉戰於新安深圳龍岡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祝等多處，所向皆捷，清兵莫敢當其鋒，遂佔領新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之地，以待先生與幹部人員之來，及武器之接濟。

不圖惠州發動旬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換，新內閣總理伊藤氏對中國方鍼，與前內閣大異，乃禁台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日本軍官投効革命軍，而先生潛渡之計畫乃完全失敗。遂遣山田良政與同志數人往鄭營報告一切情形，令其便宜行事。鄭士良連戰月餘，彈藥已盡，忽得山田報告，遂立令解散，率原有之數百人間道出香港，而山田則以失路爲清兵擒殺。是爲先生第二次之失敗。

是役也，發難時以六百之衆，當清兵萬餘，大捷四次，斬獲數千，集合至二萬餘人，卒以意外打擊，中途解散，惜哉！

八月初六，史堅如炸粵撫署，不克，死之。先是史奉命至廣州，即與鄧蔭南計議，

謀聯絡旗防，在廣州起事，別約鄭士良以偏師來會，腹背夾擊，以定全粵。於是籌產質物，交結旗人練達成，令其陰結羽翼，以供騙策；復約東西北三江馬王海區諸綠林，馳會響應，期於七月間起事。謀大定矣，會軍械逗撓弗至，乃改期八月。後以鄭士良已發動，時在惠州苦戰，廣州大舉，期緩莫濟，乃決行暗殺以盾其後。

史在撫署旁之後樓房賃一住宅，繼由鄧蔭南等密購炸藥二百磅，設法運入。八月初五之夕，史與練等四人掘地通撫署，埋藥透線，爇香其下；布置既畢，扇戶散去，期於香港相會。史至舟中，不聞爆發，乃隻身返視，則香燭而藥不燃；遂重行安置，初六晨復燃，恐仍不爆，乃留省候訊。俄而轟然爆發，闔城震撼，史變然而起，及詢路人，則撫署燬而德壽不死。心乃大疑，復親至炸處視察，膽亦豪矣！

史深恨一擊不中，思圖再舉；然營勇已預伏要路，行抵沙基，遂爲所獲。南海令裴景福欲興大獄，嚴刑酷法，逼供同謀。史傲睨自若，且嬉弄之，卒被判斬首之刑，年才二十二耳。英年殉國，先生倍痛惜之。

又惠州舉義之先，長江方面亦有革命軍之突起，其首領爲秦力山唐才常。聯絡會黨，運動防營，先後在大通漢口發難；俱以餉械不足，勢力孤弱，爲清兵所敗，秦逃日本，唐被害，株連而死者百餘人。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公歷一九〇一年，先生三十六歲。

惠州失敗之後，先生由台灣回橫濱，努力於宣傳主義，籌募資金，以圖再舉。其時八國聯軍已破北京，和議告成，賠款九萬萬兩，清廷之威信掃地，人民之生計日蹙，國勢岌危，岌岌可慮，有識之士，多起救國之思。向之呪罵先生爲亂臣賊子者，至是不特無惡聲相加，轉爲握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先生知國人迷夢有漸醒之兆，中心快慰，不可言狀，乃益致力於文字與言論之宣傳。久之，日本留學界中鼓吹革命思想，寢成風氣，其言論思想，皆集中於革命問題。

時梁啓超亦亡命日本，與先生同爲失敗之人，時相遇往；然議論終不能合。梁改清議報爲新民叢報，鼓吹君主立憲，反對民主革命。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公歷一九〇二年，先生三十七歲。

先生由日本至安南。先是法屬安南總督韜美氏，屢託東京法公使請先生往見，以事未果行。是年冬，河內開設博覽會，先生因往一行，並約陳少白會於河內。至安南時，適韜美氏已離任回國，囑其秘書長哈德安慰勸招待。在河內時，識華商黃龍生甄吉亭甄璧楊壽彭曾濟等，結爲同志，厥後欽廉河口諸役，深得其力。

是年十二月，李紀堂洪全福謀舉事於廣州，事洩，失敗。

中華民國紀元前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公歷一九〇三年，先生三十八歲。

河內博覽會告終，先生乃再作環球漫遊，取道日本而赴歐美。秋間抵日，有廖仲凱馬君武胡毅生黎仲實等多人來會，表示贊成革命，先生乃託以在日物色有志學生，結爲團體，以任國事，尋赴檀島。

當先生抵日時，上海發生蘇報案件。先是章炳麟鄒容等情蘇報以鼓吹革命，言論激烈，嘗直斥清帝之名，呼爲小醜，鄒容著革命軍一書，排滿最烈。清吏乃控諸租界當

局，封閉蘇報，章鄒被捕。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爲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後清廷雖勝訟，而章鄒不過僅囚禁二年而已。

中華民國紀元前八年，清光緒三十年，公歷一九〇四年，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春，先生由日本赴檀島。其時保皇黨之勢力方張，康徒陳儼所辦之新中國報，世丘革命，異常激烈。先生乃改組黨報，並親撰論文，向保皇黨大張撻伐，聲勢爲之大震。又鑒於前次遊美之失敗，知非列籍洪門，不能得其助力，乃毅然加入致公堂，拜盟者六十餘人。

數月後，先生由檀赴美，保皇黨運動鬧吏，禁先生於木屋，不使登岸。先是舊金山致公堂首領黃三德得檀島致公堂電，知先生來美，登船迎接；及知被敵黨所陷，乃以五千圓保出。及登岸，大受洪門之歡迎，與內申年迥異矣。

先生以旅美致公堂會員雖衆，而主張分歧，團體散渙，乃提議舉行會員總註冊，代撰新章八十條，與黃三德遊埠演說，頗著成效。此後軍餉接濟，美僑盡力甚多。

是年冬，十月，黃與馬福益舉義於長沙。黃初名軫，號近午，後改名興，字克強，湖南長沙人，湖南兩湖書院學生也。少有大志，以官費渡日，肄業宏文書院，憤清政之腐敗，蓄志革命。畢業後，與宋教仁劉揆一等同歸國，開始活動。以劉揆一之力，聯絡會黨首領馬福益，聚眾拜盟，有會員十萬，定於十月間在長沙岳州衡州常德等處分五路發動。詎布置未就，已爲清吏發覺，勒兵進剿，黃逃日本，馬後爲湘撫端方擒殺。

中華民國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公歷九〇五年，先生四十歲。

是年春，先生由美赴歐。是時留歐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近一二年來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進於實行矣。先生乃揭發生平所懷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

抵英後，應留比學生賀之才等之請，渡海至比京，與談革命方略及建設事業，極爲融洽。先生乃提議組織革命團體，衆皆贊同；於是開第一會於比京，加盟者三十餘人

俱親書誓詞，當衆盟誓，先生亦親書誓詞一紙，交賀等收執。是爲同盟會成立之始。然是時會名尙未確定，祇通稱革命黨，直至冬間得東京同盟會本部通告，謂已確定爲中國革命同盟會，於是比德法三處，乃一律改稱。先生旋偕朱中和赴德，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乃由德返英，轉道法國，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

先生在巴黎時，謁前安南總督韜美君，因以獲交於法京政黨各要人，與商協助中國革命事，甚爲得手，尤以對參謀部之交涉爲最成功。丙午年法參謀部派武官至中國視察各省，協助革命，卽先生在法交際之力也。

先生以留歐革命團體已告成立，又得駐日同志趣促，乃取道美洲，重回日本。秋七月，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革命同盟會遂正式成立。

當先生抵埠之日，同志黃興宋教仁等招集留日同志在東京開會歡迎，及討論組織革命大團體進行方法，蒞會者數千人，除甘肅外，十七省人皆與焉。首由宋教仁報告開

會旨趣，繼請先生演講；先生乃提議定名為「中國革命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誓詞。始於會名及平均地權尚有懷疑者，經先生詳細解釋，大多數通過，於是書立誓約，由先生監督。後乃頒布會章，發表宣言，選舉先生為總理，黃興為庶務；而空前之革命黨報——民報，亦於十月二十一日（公歷十一月念六日）創刊焉。

同盟會成立後，先生知革命大業，及身可成，乃遣同志分赴各省成立支部，鼓吹革命，不期年而加盟者愈萬人；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八月間，清廷命戴澤端方紹英戴鴻慈徐世昌五大臣出洋考察歐洲憲政，桐城人吳鼐謀炸之於天津車站，戴澤紹英受傷，餘無恙，吳鼐死焉。

是年冬，先生以赴南洋籌款起事，偕黎仲實胡毅生鄧嘉韓等赴安南。

中華民國紀元前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公歷一九〇六年，先生四十一歲。



先生由南洋回日本。船舶吳淞，有法國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陸軍大臣之命，謁先生於舟次，叩以革命之勢力，及傳達彼政府贊助中國革命之意。先生乃略告以實況，並請其派員協助調查聯絡之事。布氏乃於天津法軍參謀部派武官七人，歸先生調遣。先生命廖仲凱往天津，設立機關，黎仲實偕某武官調查兩廣，胡毅生與某武官調查川滇，喬宜生與某武官往南京武漢，兩地新軍皆大歡迎。

在南京軍中，有趙伯先接洽，策畫進行。而武昌則有劉家運接洽，約同志之軍人在教會之日知會開會，各人演說，大倡革命，法武官亦演說贊成。時新軍鎮統張彪亦改裝潛入會場竊聽，後報告湖廣總督張之洞，張遣洋關員尾隨法武官，佯與訂交，內容遂為探悉。於是張乃奏報清廷，與法使交涉，後法政府飭令勿問，事遂寢。無何，法政府變換，不贊成是舉，乃撤布加卑歸國。

十月，同盟會員劉道一等自動起事於萍鄉醴陵。甲辰長沙之役，哥老會首領馬福益遇害，其黨憤甚，累思報復，劉道一乃與聯絡，在湖南瀏南及江西萍鄉分頭起事。發

動後，應者甚衆，累破清兵，分兵三路，一據瀏陽醴陵，一進窺長沙，一據萍鄉之礦路。先生與黃興在東聞訊，遣甯調元胡瑛等分赴蘇鄂皖贛，聯絡軍隊，急圖響應。義軍與清兵二十餘戰，相持五月，卒以衆寡不敵，復失敗，劉道一等被害。

當義軍與清兵苦戰之際，東京會員莫不激昂慷慨，欲飛渡內地，與虜拚命，每日到機關部請願者甚衆；稍有緩却，則痛哭流涕，以爲求死不得，苦莫甚焉。其雄心義憤，實足以懾清虜之魄也。

中華民國紀元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公歷一九〇七年，先生四十二歲。

正月，日政府徇清公使楊樞之請，令先生出境；先生乃偕汪精衛胡漢民等赴安南，設機關部於河內，繼命胡毅生許雪秋鄧子瑜劉師復王和順等分赴欽州廣州汕頭歸善各地，運動起事。三月，許雪秋等舉義於潮州，四月，又起事於黃岡，皆不利，是爲先生第三次之失敗。五月，鄧子瑜舉義於惠州之七女湖，亦不利，是爲先生第四次之失敗。

無何，欽廉兩府有抗捐之事發生，清吏命郭人漳趙伯先二人各帶新軍三四千人往平之；先生乃命黃興隨郭人漳營，胡毅生隨趙伯先營而遊說之，使贊成革命。二人皆首肯，許革命軍起，反戈相應。於是一面派人聯絡欽廉之士紳鄉團，一面派董野長知攜款回國購械，並在安南招集法國退伍軍官；擬器械一到，即佔領防城至東興沿海之地，爲組織軍隊之用。東興與法屬之芒街僅隔一河，交通甚便也。預計武器到後，即可成立正式軍隊二千人，然後集合鄉團，要約新軍，再加訓練，便有精兵二萬，兩廣唾手可得。然後出長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軍，破竹之勢成，而革命可收全效矣。

不期東京本部爾時忽起風潮，致購械之計畫失敗。七月二十七日，防城已破，而武器不來，乃轉逼欽州，冀郭軍之響應；郭見義軍薄弱，加以他軍之制，遂不敢來。遂又進圍靈山，冀趙軍之響應；趙見郭尙未來，亦不敢動。義軍以力薄難進，乃退入十萬大山，以圖再出。此先生第五次之失敗也。

先生以欽廉計畫不成，乃親率黃興與胡漢民及法國軍官安南同志百餘人，於十月初三

日襲攻鎮南關。戰三日，佔領鎮南鎮東鎮北三炮台，擬由此集合十萬大山之衆，會攻龍州。不圖十萬大山之衆以道遠不能至，遂以百餘人扼據三炮台，與清兵龍濟光陸榮廷等數千之衆相抗。連戰七晝夜，敵兵死數百人，義軍僅死二人耳。後以軍火不繼，乃退入安南，此先生第六次之失敗也。當先生退河內時，爲清探所偵悉，報告清吏，清廷與法政府交涉，遂令先生出境。

是年五月二十六日，徐錫麟擊殺皖撫恩銘於安慶，率衆據軍械局，後戰敗被擒，遇害；同時秋瑾死義於浙江。

中華民國紀元前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公歷一九〇八年，先生四十三歲。

先生離河內後，在星加坡成立南洋支部，自兼部長，一面令黃興籌備再入欽廉，以圖集合該地同志；一面令黃明堂窺取河口，進取雲南，以爲根據地。黃興率同志二百餘人，橫行於欽廉上思一帶，轉戰數月，大小數十戰，所向無前，清兵聞而生畏，黃興之威名因以大著。後以彈盡援絕退出，此先生第七次之失敗也。

黃明堂奉名後，聯絡清兵爲內應，三月，率同志百餘人襲河口，誅邊防督辦王玉藩，又佔領南溪及四炮台，收降卒五千。雲貴總督錫良聞報大驚，調集營隊，分兵出擊。時先生遠在南洋，又不能再過法境，乃電令黃興前往指揮。然以孤立無援，清兵四集，河口卒以不守，黃明堂率六百人退入安南，此先生第八次之失敗也。是役也，法人認義軍爲交戰團體，嚴守中立，故黃明堂得以率衆退入安南。

十月，清帝后先後殞逝，星洲革命黨人與保皇黨大衝突，地方政府許革命黨出示訓令黨員，誠勿暴動。同月，先生欲往暹羅籌款，不能留，尋回星洲。

十二月，熊成基乘清帝之喪，人心惶恐，乃聯絡軍隊，在安慶舉事；以內應不至，事敗，逃哈爾濱，後以狙擊載濤死於吉林。

中華民國紀元前三年，清宣統元年，公歷一九〇九年，先生四十四歲。

先生自連遭失敗後，安南日本香港等地與中國密運者，皆不能自由居處，失却對中國活動之地盤；乃以國內一切計畫委之黃興胡漢民，而已則再遊歐美，專任籌款。是

年夏間，（公歷五月十九日），由星洲起程赴歐，先至法國，值內閣更換，所謀無成，乃取道英倫，於秋間（公歷十月三十日）赴美。所至鼓吹革命，籌募軍餉，並令鄧澤如等在南洋攬收產錫，運美銷售，以充軍費。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清宣統二年，公歷一九一〇年，先生四十五歲。

正月初一，廣州新軍起事。先是黃興胡漢民受先生命回香港後，即與趙伯先倪映典朱執信陳炯明姚雨平等組設南方統籌機關，運動新軍舉義，業已成熱，並定正月某日發難。乃新軍二標營兵於十二月三十夜，因細故與巡警互毆，被巡警拘去二人，新軍大憤，於初一日各持木棒，毀局毆警，以圖報復。粵督袁樹勳聞變，派兵彈壓，事始已。此二三兩標事，初與一標無涉也。

一標標統劉雨沛鑒於軍警之閔，恐兵士年假滋事，將二三兩日假期改爲運動會，不令出營。翌日，兵士請放假，劉不許，衆大譁，步兵三百餘擁擁出營，不能遏止。倪映典欲乘機起事，乃揚言警兵大隊來攻；於是全體震動，與革命同謀者遂嚴裝出營，

闖入軍械局，奪取軍械，標統不能制，反被擊傷，協統與知事由後門遁。因取出之槍械缺去扳機，乃復擁入炮隊與輜重營，奪取扳機子彈，清軍猝不及防，遂佔領橫枝岡及講武堂等處，廣州大震。

水師提督李準聞警，與張協統率兵出東郊，勸諭兵士，不聽，李乃入城調兵布防。袁樹勳會商將軍，閉城戒嚴，令旗兵運炮登城守禦，並電催虎門各營兵來援。倪映典見李準入城，卽下令撲城，城上旗兵還擊，炮火甚烈，新軍不支，退走燕塘。初三日，李準令防營統令吳宗禹率衆追擊。兩軍相遇，吳勸令棄械投降；倪馳馬搖手拒絕，且益鼓勵其衆。又新軍首領王占魁亦馳馬出陣，反勸吳軍歸降。

吳知終不能屈，遂任牛王廟一帶布防，分佔四山，以步隊遮前，炮隊布後，別動隊進至黃岡。倪率衆至橫枝岡，爲敵截擊，中彈殞命，兵士死者百餘人，餘均散走。後王占魁軍復縱火焚營，用聲東擊西法向吳軍猛撲，卒以衆寡懸殊，爲吳擊散。當未戰時，王占魁易服至吳軍營中，運動倒戈，爲吳認識，卽被擒殺。是役也，損失之鉅，

死難之慘，爲革命以來最大之流血，亦先生第九次之失敗也。

時先生適從美東行，先後在紐約芝加哥三藩市設立同盟會支部，聞敗耗後，乃於三個月間離美赴檀，取道日本，而回東方。過日本時曾潛行登岸，隨爲警察探悉，不准居留，遂於夏間（陽歷七月十一日）回星加坡，約趙伯先黃興胡漢民等往晤，以商捲土重來之計。

時新敗之餘，精銳已喪，根據盡失，且亡命同志日多，衣食不給；意氣沮喪，相對唏噓。先生乃慰以溫語，鼓其勇氣，並力任籌款，以圖再舉。趙謂欲圖再舉，必先着人擴款數千，接濟國內同志，免致離散，然後回港重組機關，以謀進行。如事有可爲，則又非數十萬大款不可。

先生招集各埠同志，於十月十二日在庇能開會議決，以中國義捐名義，向南洋英屬荷屬各籌五萬圓，暹羅安南各三萬圓，卽夕得款八千餘圓。其餘各埠分貫捐募，數日之間，已得五六萬圓。



先生原擬徧遊南洋，籌集足數；但荷屬既不許往，在英屬及暹羅安南，亦先後被逐出境。東亞大陸之廣，南洋島嶼之多，竟無一寸立足之地。先生乃決意再遊歐美；抵美之日，遍遊各地。向華僑募捐，於是乃有辛亥廣州之役。

是年春，同志汪精衛以屢次起事失敗，革命事業，非旦夕可成，而清廷復日以立憲欺騙國民，人心有腐化之勢，乃借黃復生黎仲實等入北京，謀刺攝政王，以振起民族精神。事洩被逮，判永遠監禁，至武昌起義時始出獄。

是年曾將中國同盟會改稱中華革命黨；但除美州外，各地多不改稱。

先生母楊太夫人於是年逝世，兄德彰先生亦見逐於九龍。

中華民國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公歷一九一一年，先生四十六歲。

先生在美籌款，進行甚利。先是黨員陳耀垣馮自由等在美鼓吹革命，華僑加盟者甚衆，輸將亦力，至是更爲踴躍，致公堂竟罄產相助。不數月間，得款七萬餘圓，各地合計，共十五萬有零。

款項既集，乃約期在廣州再舉；黃興、胡漢民及閩桂日本同志先後抵港，着手組織機關。衆舉黃興爲總籌部部長，趙伯先副之，下分調度、儲蓄、交通、祕書、編輯、出納、總務、調查等科；舉姚雨平、胡毅生、趙伯先、胡漢民、陳炯明、李海雲、洪承點、羅熾揚等爲科長，設總籌部於跑馬地二十五號，又在擺花街製造炸彈，準備暗殺，更設分部於長江各埠，至期響應，由譚石屏、居正、孫武等主其事。廣州方面，由姚雨平、林樹巍、何進等運動新軍及防營，朱執信、胡毅生運動各地民軍。聯絡就緒，乃謀先炸李準，以去阻力；事未果行，而三月十日突有將軍李琦被刺之事。

刺客溫生才，亦革命黨也，不謀於同志，乘李琦於燕塘觀飛機之際，一擊殺之，事後被逮，死焉。清吏於舉義事已先有所聞，至是更爲惴惴，空氣爲之緊張。時黨人密布於廣州，以女黨員僞飾眷屬，標名公館，籌辦嫁娶，以偷運軍械。部署既定，乃依照先生預定計畫，挑同志八百人爲選鋒，定於三月十五日分五路襲取各重要行政機關，奪其軍械，開延新軍入城，佔領廣州；然後分全軍爲三部，一出湖南，一出江西，一

留守廣州。後以餉械未齊，又值溫案發生，戒備甚嚴，乃一再延期，定二十九日起事。然粵吏張鳴岐、李準等已先得密報，繳收新軍槍械，加派軍警戒備，並搜捕黨人，連破機關數處。胡毅生提議展期，陳炯明等和之，惟黃興決以己身一死拚李準，以謝海外華僑，而維黨人名譽。乃變更原定計畫，遣各部陸續離省，令陳炯明率八十人攻巡警教練所，姚雨平衝破小北門，延新軍及防營入城，胡毅生率二十人守大南門，而已則攻襲都署，約二十九晚共發。時清吏搜捕黨人益急，謝恩里之總機關亦被破獲；衆恐搜及，不俟約期，即於二十九上午三時發動。

黃興與謝梅卿過衆由小東營出，各攜槍械炸彈，猛厲無前，直撲督署。槍殺橫阻之警兵，攻入署內，遇統帶金鎮邦率衛隊抵禦，一擊，殺之，餘衆或走或降，而張鳴岐已聞風逃竄矣。黃乃下令火督署，率衆疾出，遇李準大軍於途，被圍數匝，鏖戰逾時，突圍而出，背傷指，林時爽死焉。黃率衆十人，擬與新軍接應，途遇防營，見無臂章，誤爲敵人，互相射擊，死亡殆盡，黃避入洋貨店中，間道至河南女黨員家，數日

後始赴香港。

此外陳姚等率衆猛襲各衙署，清兵出不意，死傷甚衆；但卒以勢孤無援，先後潰走。朱執信熊克武何恂夫王以通嚴嘯周之貞楊光漢鄭劉梅卿等雖慶生還，然皆負傷矣。事定後，張鳴岐下令嚴索，凡無辨髮者概行殺戮，當時黨人四散，無敢收屍者。後有善董潘達微，憫諸烈士爲國捐軀，收葬於城東之黃花園，凡七十二具，故稱「黃花園七十二烈士」焉。

是役也，集各省革命之精英，與清廷爲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死事之烈，已震動全球，國內革命之勢，實以之造成矣。此先生第十次之失敗也。

廣州革命雖不成，然黨人曾不因此而少懈，至八月十九日（公曆十月十日），復又舉義於武漢，而先生二十餘年所企圖之種族革命，竟得已以實現。

先是廣州一役，陳其美宋教仁譚人鳳居正等在香港謀爲聲援，及事敗，乃轉謀武漢。時武漢新軍受黨人張振武孫武等之運動，已早有聯絡，適清廷欲借外債數千萬磅，

收鐵路爲國有。川鄂湘粵四省人民羣起反對，清廷命端方調鄂省新軍入川，並下一格殺勿論之詔，一時人心大憤，而黨人之運動益烈。鄂督瑞澂雖有所聞，命鎮統張彪嚴密防範；豈知防範之軍隊，多已受黨人之運動。

十八日晚間，清吏破獲黨人機關，逮捕數十人，新軍知不可待，遂於十九日起事。先由工程第八營發難，各系白布爲號，殺戮旗人，佔領鳳凰山蛇山等要塞，架設大炮，轟擊督署，瑞澂張彪皆逃遁。至二十日，新軍以孫武炸傷未癒，強舉黎元洪爲首領，節制新軍，遂完全佔領武昌。又分兵渡江，僞稱張彪部，闖入兵工廠，遂佔領漢陽。二十一日，漢口有匪徒縱火搶掠，革命軍渡江平之，清吏逃走，於是武漢三鎮，完全入於革命軍之手。

當起事時，瑞澂逃往某國兵艦，求其炮擊新軍。但各國領事會議時，法領事羅氏，乃先生舊友，以革命軍曾宣布奉天先生命令而發難，因申言孫逸仙派之革命，以改良政治爲目的，決非暴動，領事團不應干涉，各國領事贊成其議，遂認革命軍爲獨立團體。

，宣布中立，瑞徵之計不得逞。

時清廷已於二十一日命廕昌率兵南下，薩鎮冰則領海軍赴援。廕昌兵行抵信陽州，以鐵路工人拆毀路軌，不能前進；革命軍趁勢力擊，清兵死者以千計，退二十餘里。其後馮國璋率兵南下，革命軍以衆寡不敵，漢口漢陽，相繼失守，北兵焚掠漢口，人民銜恨刺骨。革命軍經此挫敗，乃退守武昌。

是時各省已次第響應，遂去清廷官吏，推舉民黨爲領袖，與革命軍取一致行動。而陳其美之光復上海，進克南京，尤與清廷以最大之打擊。旬日之間，光復十餘省，革命軍基礎，漸臻鞏固。清廷知大勢已去，遂於十三日下令停戰議和，起用袁世凱爲內閣總理，派唐紹儀爲議和代表，與革命軍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議和。

時先生方在美國哥羅拉多省之奧華城，先後得黃興居正催款接濟之電，尙未置覆。無何，革命軍佔領武昌新聞，已傳布美洲，遂決意致力外交，絕清廷之後援。於是起程赴英，過聖路易時，報載革命軍擬建立共和國，推先生爲首領，先生乃向英政府要

求三事：一、絕止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地英屬政府之放逐令，以便歸國；得其許可，更繞道法國，晤其內閣總理，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安抵上海，重睹故國，而三十餘年之流浪生活，亦於此告一段落焉。

中華民國元年，公曆一九一二年，先生四十七歲。

先是響應各省，宗旨雖同，不相統屬；對內對外，俱感不便。停戰後，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等乃通電提議組織臨時機關，以統一號令，各省覆電贊同。十月初九日，各省代表齊集武昌，議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二十一條，設臨時政府於南京，並限期各省代表齊集南京，選舉臨時大總統。在未舉總統以前，仍認鄂都督府爲中央軍政府。初，江浙聯軍既克南京，隨舉黃興爲大元帥，黎元洪副之；至是乃改推黎爲大元帥，暫行大總統職權。

先生歸國後，十七省代表投票選舉臨時大總統，先生以十六票當選。一月一日，先生在南京宣誓就職，發表對國內外宣言文告，採用陽曆，改元爲中華民國元年。一月

三日，代表團復舉黎元洪爲副總統，旋在鄂就職。先生就職後，即着手組織內閣，創設立法機關，編訂法令；頒布臨時軍律，限制招兵；其餘財政外交警務公債諸大端，俱積極進行，漸次就緒。以清廷終無誠意議和，乃積極進行軍事，擬以長江關外秦晉之師，分五路會攻北京；並勸告北方將領，促其反正。

二十六日，清軍統帥祺瑞通電贊成共和，聯合各軍奏請宣布共和政體，有即率全軍兵士入京，與各親貴剖陳利害等語；同時宗社黨魁良弼復爲黨人彭家珍炸斃，清親貴人人自危，紛紛逃避。隆裕太后知人心已去，遂以決定大計之權授之袁世凱。二月十二日，清帝降旨退位，而先生顛覆清廷之志，於是乎實現。

清帝既退位，先生於十三日向參議院辭職，並舉袁自代。十五日，參議院復開總統選舉會，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黎元洪副之；派汪精衛蔡元培爲專使，迎袁南下就職，以兵變不果來。三月十日，袁在北京宣誓就職，組織國務院，以唐紹儀爲內閣總理。先生於十一日公佈臨時約法後，隨於四月一日願解職令，至參議院行正式解任禮



，在任三閱月耳。三閱月中，促進南北統一，頒佈臨時約法，樹民國之規模，立法治之基礎；又迭令嚴禁販賣人口，解放蛋戶惰民；此皆先生任內之舉措也。

先生之辭職，雖曰羈縻袁氏，促進統一，而革命方略之不行，實爲其主要原因。蓋自政府成立，總統選出後，一般黨人，以爲民國告成，目的已達，共和邪治，一蹴可幾；對於先生主張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及革命方略所規定之種種規劃，視爲理想太高，漫不注意。先生以方略不行，雖有善者，無由致治；以袁氏握有實權，兼有政治經驗，苟忠民國，小康可期，故舉之自代，而已則專心實業，以爲之助。

先生解職後，五月間南下調停粵事，曾歸翠亨村一次；然旋即返滬，鄉居僅數日耳。八月十八日，應袁氏之請，由滬海道北上，於二十四日抵京。先是袁於八月十五日擅殺首義元勳張振武方維二氏，中外譁駭，京津同志，皆電阻先生北上；而先生略不措意，毅然就道。抵京後，與袁協商八大政策：注意於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製鋼鐵工廠，資助國民實業，先着手於農林工商等事，並受袁委籌畫全國

鐵路全權之職。蓋爾時袁氏逆謀未彰，猶可爲善，故決意從事實業，促社會進步，以鞏固政治基礎也。先生欲於十年內築成十萬英里鐵路，先後巡視京綏、正太、京奉、津浦、膠濟、南潯諸路；所至演說政策，鼓吹築路，回滬之後，設公司以策進行。

東京同盟會本部自臨時政府成立後，即移設南京；三月五日，召集改組大會，發布政綱九條，並舉先生爲總理，黃興、黎元洪爲協理。及先生辭職，本部又隨移北京。是年秋間，宋教仁等務欲擴張黨勢，未得先生同意，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及國民公黨合組國民黨，於八月二十五日成立。同盟會一再蛻變，已由革命團體變爲純粹政黨。放棄革命手段，採用議會政策，原有之國家社會主義政策，土地國有政策，及男女平等之主張，亦概行放棄。表面雖驟行擴大，而分子則異常複雜，先生雖被舉爲理事長，未嘗過問也。

中華民國二年，公曆一九一三年，先生四十八歲。

先生欲實現其鐵路政策，乃於二月十一日東渡日本。先抵長崎，徧遊東京、橫濱、大阪。

紳戶等埠，三月二十五日回滬。所至除視察其工商情況及鐵路現狀外，並聯絡其朝野名士，實業鉅子，以爲進行之助。

但是時袁氏野心日熾，端倪已露，雖爲民國總統，而實醉心帝制；日務裁削革命勢力，廣植其心腹爪牙。以前農林總長宋教仁爲民黨重要人物，下野後往湘鄂皖甯各地，鼓吹政黨內閣，大忌之，遣人於三月二十日刺之上海滬甯車站。經英法租界捕房先後捕獲主使人應雲丞及兇手武士英，搜獲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及國務總理趙秉鈞秘密函電，知實出袁氏指使；於是舉國闕然，以爲民國總統而爲暗殺主謀，非嚴究不可。

先生致書袁氏，數其罪狀，又以袁手握大權，必不服法律裁判，擬即起兵聲討。但黃興等則主張組織特別法庭，依法解決。後袁氏果蔑視國法，置國會彈劾案於不顧；並不經國會通過，竭力促成二千五百萬磅之大借款。借款得手，購械調兵，準備作戰。六月九日，下令免國民黨籍軍官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等本兼各職，復派李純段芝貴率兵南下，以武力壓迫國民黨。

先生以袁氏奔髦約法，蹂躪皖贛，即命李烈鈞回江西，於七月十二日佔領湖口，宣布獨立，舉兵討袁。十五日，黃興入甯，強都督程德全響應；湘皖閩粵等省繼之，即所謂二次革命也。先生宣布袁氏叛國罪狀，促國人令其辭職。袁下令免先生全權職，命段芝貴湯壽潛攻江西，馮國璋張勳攻江蘇；李黃不能敵，先後敗走，各省亦取消獨立，前後不滿三月。

先是廣東獨立後，先生離滬南下，欲親往指揮軍事。及抵香港，則陳炯明已敗亡南洋；至是復不能安居國內，乃重赴日本。

中華民國三年，公曆一九一四年，先生四十九歲。

去年二次革命失敗，袁氏即於十一月四日解散國民黨，黨籍議員被追繳證書者凡四百三十餘人，國會遂不足法定人數，陷於消滅狀態。一月十日，袁因藉口議員人數與國會組織法所規定者不符，下令停止職務，而另組所謂政治會議者以爲立法機關。五月一日，公布其修正之新約法，隨又廢止國務院，創設政務堂，郊天祀孔，議及冕

旋。

先生以袁氏反形已具，帝制自爲之心，躍然如見，乃在東京集合同志，組織中華革命黨，於七月八日正式成立。重立誓約，增訂新章，擯斥政客官僚，淘汰僞革命黨，又以辛亥覆轍申儆同志，俾於革命之進行，不至徬徨歧路。組織既定，乃任命各省中華革命軍司令，命鄧鏗舉兵於廣東，范鴻仙夏之騏舉義於江浙；均不克，范夏死焉。然各地同志此仆彼繼，再接再厲，討袁之成功，實基於此。袁氏忌甚，懸十萬金購先生，並嗾人著書誣之，徧頒國內。

十一月間，先生與宋慶齡女士結婚於東京。

中華民國四年，公曆一九一五年，先生五十歲。

一月十八日，日本突向我國提出二十一條件要求。去年八月，歐戰爆發，日本爲參戰國，籍口青島爲德國租借地，強行佔據。又知袁氏有稱帝之野心，乘列強無暇東顧，至是又命其駐京公使提出二十一款要求。當時人心憤激，咸主對日宣戰；顧袁氏醉

必稱帝，正欲交對日本，竟於五月九日覆牒承認。

八月十四日，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承袁意旨，發起籌安會，公然爲帝制之鼓吹。先生以帝制運動，日見鮮明，乃命居正赴山東，陳其美赴上海，朱執信赴廣東，于右任赴陝西，運動起兵，並發布宣言，聲討袁氏。原擬在廣東發難，後陳其美以上海海陸軍聯絡就緒，遂在上海舉事。十一月十日，陳偵知上海鎮守使鄭汝成赴日本領事館，遣黨員王曉峯王明山等要於白渡橋，擲炸彈轟殺之，二人旋亦被害。十二月五日，乘人心浮動，復遣同志三十餘名襲取肇和軍艦，發炮轟擊製造局，岸上黨人復佔領各重要衙署；旋以武器不支而退。此反對帝制之第一聲也。

十二月十三日，袁氏下令明白稱帝；設大典籌備處，籌備登極，並於三十一日下令改明年爲洪憲元年。大頒爵賞，封黎元洪爲武義親王，錫龍濟光等百二十八人以五等封爵。慘淡經營之帝位，如願以償，而艱難締造之共和，從茲中斷矣。

詎知帝夢方酣，異軍突起；當袁氏躊躇滿志之日，即義軍摩厲以需之時，霹靂一聲

而雲南以獨立開。初，籌安會起，一時如梁啓超等羣起反對，著論攻駁；時前雲南都督蔡鍔解職在京，陰圖反對，陽表贊成。旋設計脫身，間道回滇，說將軍唐繼堯以反對帝制，唐同意；遂於十二月二十三日致電袁氏，請誅帝制禍首楊度段芝貴等十三人以謝天下，限二十五日午前答覆。屆時竟無回電，遂即日通電各省，宣布獨立。是年德彰先生病歿於澳門。

中華民國五年，公曆一九一六年，先生五十一歲。

一月一日，雲南都督府成立，公舉唐繼堯爲都督，組織護國軍，以蔡鍔爲第一軍總司令，李烈鈞爲第二軍總司令，分三路向川湘桂邊境出發，通電全國，一致討袁。

袁氏聞警，下令免蔡唐職，命曹錕張敬堯率師入川，馬繼增防堵湘西，復命龍覲光由粵入滇，取圍攻之策。蔡鍔與曹張酣戰於瀘敘之間，大破之，黔桂之師，亦節節勝利。先是貴州劉顯世廣西陸榮廷等與護國軍已有聯絡，至是相繼響應，進兵湘粵。袁以曹張敗績，黔桂獨立，知帝位不保，乃於三月二十二日下令取消帝制，冀保其總統

位置。然革命同志之在各省者，均竭力活動，龍濟光受黨人之壓迫，亦以廣東宣告獨立。於是四省合組軍務院，推岑春煊爲都司令。

先是陳其美自滇省起兵後，屢在滬謀響應，均未成，乃派楊虎至江陰發難。四月十四日，佔領江陰炮台，吳江震澤相繼克復。時海外同志陸續歸國，聚集上海。五月五日，陳其美與同志百餘人，乘小輪三艘，攻襲吳淞之電策警艦，不克；不幸陳又於十八日在滬寓被刺，滬事遂挫折。然是時居正已在山東就東北軍總司令，克復十餘城，致電袁氏，促其退立，浙陝川湘等省繼之。袁羞憤交集，於六月六日歿於北京，由黎元洪依法繼任。

初，滇省舉義，各省響應，先生於五月初由日回滬，九日發表宣言，主張規復約法。及袁歿，復於九日重申前旨，並電令各省同志停止軍事行動，維持地方秩序，政治問題，靜候與黎商決。黎徇先生之主張及軍務院之要求，恢復民元約法，召集國會，組織正式內閣，懲辦帝制罪魁；於是南方撤銷軍務院，各省亦取消獨立。八月間，黎



電先生北上，共謀國是；先生以黎爲帝孽包圍，不赴，惟勉其速解糾紛，及請釋放政治犯而已。

是年十月，黃興病歿上海，十一月，蔡鈞病歿日本。

中華民國六年，公曆一九一七年，先生五十二歲。

先生仍在滬，完成民權初步。

黎氏繼任後，以段祺瑞爲內閣總理。段應協約國之要求，主張對德宣戰；黎不以爲然。五月七日，段提出宣戰案於國會，兩院皆不贊成。段怒，嗾督軍張勳張作霖等請黎解散國會。語並侵黎；黎乃下令免段職，以外長伍廷芳繼之。督軍團大譁，紛紛獨立，並舉安徽督軍張勳率兵北上，直逼京師。黎懼，挽張入京調解，即下令解散國會，伍總理不允副署；乃又以江朝宗代伍，於六月十二日解散兩院。

至七月一日，張勳廉有爲突擁宣統復辟，逼黎退位。黎逃日使館，通電以副總統馮國璋繼任，並復段職。翌日，先生令各省革命軍人出師討賊，東南各省，相繼並

起。段祺瑞亦在馬廠誓師，自任討逆軍總司令，於十二日收復北京，張勳逃遁。

段復職後，國人以復辟之禍，肇於解散國會，羣請恢復，段不理，決意重新召集臨時參議院，先生通電反對，滇黔粵桂四省亦先後宣告自主。七月二十一日，先生偕海軍總長程璧光及國會議員，率海軍赴粵，爲護法運動。二十五日，國會議員開非常會議，議決組織軍政府；段乃借款購械，決以武力統一西南。九月二日，軍政府成立，舉先生爲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副之。十日，先生在河南士敏土廠宣誓就職，唐陸則陰持兩端，遂巡不就。十月七日，先生通電否認馮段政府，下令各路進攻。

中華民國七年，公曆一九一八年，先生五十三歲。

先生仍在廣州。一月三日，炮擊廣東督軍署。初，先生以護法號令西南，諸將雖不敢顯持異議，而首鼠兩端，不受約束者，比比皆是，尤以陸榮廷莫榮新二人爲甚；騷悍萬狀，遇事掣肘。先生以大局爲重，屢優容之。莫更無忌憚，竟於一月二日誣大元帥之衛隊連排長及衛士數十人爲土匪，逮捕槍斃。先生乃於三日晚命同安費軍二艦炮

擊軍署，以示懲戒。莫恐滇粵軍羣起聲討，竟夜不敢還擊。然桂系夙主聯直，與先生護法之旨本相柄鑿，至是結怨愈深，擠排益烈，先生乃勃然離粵。

初，桂系及政學系首領岑春萱章士釗李根源等運動國會議員，倡議改組軍政府，變獨裁制爲合議制。莫榮新以海軍總長程璧光擁有艦隊，服從先生，恐其作梗，二月二十六日，遣人刺之於海珠對岸渡頭。先生憤議員之被給，桂系之兇橫，乃於五月四日向非常國會辭職，發表宣言，詳述護法經過及辭職始末。

七月五日，改組之軍政府成立，十四日選舉岑春萱唐繼堯唐紹儀伍廷芳陸榮廷林葆懌及先生爲政務總裁，隨推岑爲總裁主席。先生以彼雖號爲軍府，無異聯直機關，雖被舉爲總裁，未嘗發表意見也。八月，岑以主席名義，通電贊成直系師長吳佩孚和平會議之主張，進行和議。至九月一日，段派所召集之新國會，選舉徐世昌爲大總統，定國慶日就職。廣東軍政府反對無效，乃先於九日通告代行國務院攝行大總統職權，以與北方政府對抗。旋以友邦之勸告，國人之籲請，南北政府俱下令休戰。

先生辭職赴滬後，著孫文學說，創「知難行易」之哲學，一破數千年來積非成是之謬說。及歐戰告終，乃著手研究利用歐戰時宏大規模之機器，及完全組織之人工，以助長中國實業之發達，而成實業計劃一書。原稿爲英文，後爲朱執信廖仲凱馬君武林雲陔等譯成中文。

中華民國八年，公曆一九一九年，先生五十四歲。

先生仍在滬，繼續著述。一月十二日，宣誓盡忠竭力，擁護民國，實行三民主義，採用五權憲法。

二月，南方代表唐紹儀胡漢民等與北方代表朱啓鈴王克敏等會議於上海，討論和平統一；然主張不同，爭持甚烈，續議數月，迄無結果。先生乃發表宣言，重申前旨，謂欲和平救國，惟有恢復國會完全行使職權之一途；南北兩方，俱應尊重國會，凡與合法國會不相容之機關，應悉行消滅。

先是和議停頓後，先生以雙方各挾私圖，拂逆民意，乃於八月七日正式向軍政府辭

總裁職，命同志朱執信、廖仲凱、胡漢民等創辦建設雜誌，努力於建設之宣傳。

是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三千餘人，爲山東問題中日直接交涉事，列隊遊行，爲示威運動；焚曹汝霖宅，痛毆章宗祥，即著名之「五四運動」也。

中華民國九年，公歷一九二〇年，先生五十五歲。

先生仍在滬。

是時桂系把持之軍政府，內部發生衝突，各總裁已多宣告脫離。五月間，在粵國會議員開會，選舉熊克武、溫宗堯、劉顯世以遞補之。先生與唐繼堯、唐紹儀等通電反對，申言政務總裁不足法定人數，廣州軍政府無效。

八月六日，粵桂戰起。先是直皖紛爭之際，廣東督軍莫榮新借攻閩爲名，欲乘機剷除陳炯明所部粵軍，委陳爲援閩第一軍總司令。陳至閩南，以得先生餉械之接濟，雖屢爲桂軍壓抑，而實力仍得保全。及直皖戰後，先生以機不可失，即令陳率師回粵，聲討桂系，並令朱執信潛入內地，相機響應。八月十二日，陳在漳州誓師，分三路向

粵邊攻擊，十六日克潮汕，隨陷河源，進圍惠州。時虎門炮台已受朱執信運動，於九月六日宣告獨立；不幸內部發生誤會，朱以身殉。

岑春煊等以粵軍進逼，桂系將倒，乃於二十四日宣言解除職務，相率離粵。二十六日，廣州警察廳長魏邦平廣肇鎮守使李福林宣告獨立，莫榮新狼狽出走，通電取消自主。先生以莫等智窮勢絀，投降北方，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通電反對統一；隨與國會議員赴粵，重開政務會議。

是年十一月，改中華革命黨爲中國國民黨。初，民六護法之時，先生已有改組中華革命黨之議，至是於十一月四日召集在滬同志，修改章程，九日復開會討論，定名爲中國國民黨；冠「中國」二字者，所以別於民元之國民黨也。

中華民國十年，公曆一九二一年，先生五十六歲。

一月六日，先生與唐紹儀伍廷芳等發表宣言，希望南北繼續和平統一之議。四月七日，國會議員開非常會議，議決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先生爲大總統。五月五

日就職，發表對國內外宣言，以地方自治，和平統一，開放門戶，發展實業昭告中外。旋組織內閣，任李烈鈞爲參謀總長，伍廷芳爲外交總長，陳炯明爲陸軍兼內務總長，湯廷光爲海軍總長，唐紹儀爲財政總長。

北方政府以合法政府在粵誕生，大起恐慌，由曹錕張作霖王占元等通電反對，並嗾使陸榮廷陳炳焜出兵擾粵，攻襲高雷廉一帶。先生以寇氛甚熾，令陳炯明率兵駐肇慶，進規梧州，又命許崇智率粵軍，李烈鈞率滇軍，谷正倫率黔軍，分三路進攻桂林，沈鴻英宣告自治。六月二十六日，劉震寰佔梧州；七月十五日，粵軍克南甯，繼復龍州，陸榮廷走安南，桂難悉平。

先生以兩粵底定，宜乘時北伐，以竟護法之功；乃命陳炯明返粵坐鎮，接濟後方，而已則誓師親征。十一月十五日，先生軍次桂林，組織大本營，統率各軍，準備北伐。惟於時陳炯明陰蓄叛志，不肯接濟餉械，雖疊次趣促，置若罔聞。

中華民國十一年，公歷一九二二年，先生五十七歲。

先生駐桂數月，日盼餉械不至，致北伐進行，大受打擊。蓋陳氏自平桂後，即與直系勾結，阻撓北伐，不遺餘力。以第一師長鄧錕接濟北伐，銜之，遣人於三月間刺殺之。四月，直奉戰起，先生欲乘時北向；以湘省趙恆惕不允假道，議決改道北伐，移大本營於韶關，回兵廣東，向江西進發。陳氏以大軍回粵，疑爲除已，俟先生行抵肇慶，即提出辭職，適返惠州。先生乃免其總司令及省長兼內務總長職；念其前勞，仍留陸軍總長之任。

時各軍已集合韶關；先生乃於五月六日親臨督師，以李烈鈞爲中路，許崇智爲左翼，黃大偉爲右翼，十三日下令攻贛。爲羈縻陳部，便利北伐起見，復任陳辦理兩廣軍務。二十七日，黃軍佔崇義，許軍佔南康，李軍佔大庾；信豐贛州相繼克復，軍威大振。後以陳部葉舉等騷擾廣州，逆迹漸著，乃於六月一日回省坐鎮。

其時直奉戰爭告終，吳佩孚逼走徐世昌，欲迎黎元洪復職；以法統恢復爲辭，欲以開執北伐之口。先生即於六月六日發表宣言，主張二事：一，懲辦民六亂法罪魁；二



實行兵工制。又對外宣告，請列強勿復干涉中國內政，及承認北京之偽新總統。

無何，北伐軍進至吉安，贛督陳光遠逃遁。苟非陳氏變起倉卒，搗亂後方，則拔吉安，克南昌，與海軍會師於九江，爲期不逾一月；長江既定，北伐可成。乃陳氏躬親性成，甘心叛逆，竟於六月十六日稱兵倡亂，圍攻總統府，遂使北伐進行，中途挫跌。初，陳氏以北伐軍節節勝利，妨其聯直計畫，由惠州密電葉舉洪兆麟楊坤如等在省將領，指授圍攻總統府，佔領行政機關，及派兵進駐韶關之方略，並懸賞二十萬圓謀害先生，許事成後大掠三日。十五日，葉等密議於白雲山總指揮部，布置逆謀，由洪兆麟第二師首先發難。

夜，某軍官得耗，電請先生離府，秘書林直勉參軍林樹勳亦入府報告；先生以爲謠言，不之信。謂鏡存縱惡劣，當不至此；若出此拙計，以兵相加，則其罪等於逆倫反常，叛徒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矧身當其衝，豈可不重職守，屈服暴力，污辱民國，厚負人民！陳果作亂，當當國討逆，以正典刑，生死成敗，俱非所計！林等以先生堅

決，不敢強勸，乃即辭出。

至十六日上午三時許，陳部進圍總統府，各方號聲，自遠而近，林等復入府苦勸。先生憤言陳逆作亂，責當討賊，萬一力不如志，惟有一死殉國，決不放棄職守，輕離公府。林等知非可言動，乃強挽先生出府。時叛軍四集，盤詰甚嚴；先生雜叛軍中，從容不迫，履險如夷，叛軍以爲同事也，不之問，卒安抵海珠海軍總部，與溫樹德等同登楚豫艦。

時洪兆麟指揮叛軍，圍攻總統府；衛士五十餘人，在粵秀樓一帶布防，抵抗甚力，叛軍鋒十餘次，皆被擊退，死傷數百。相持至午刻，叛軍旅長李雲復用巨砲轟擊，復焚燬由粵秀樓至公府之棧橋；蓋以爲先生尙在樓中，必欲置之死地也。是役也，總統府被燬，職員被殺，廣州市場，焚掠一空；明末以來，無茲浩劫也。

先生登艦後，以陸地盡爲叛軍所據，乃率各艦集中黃埔，與各艦長計議賊亂。十七日，先生坐永豐艦，率各艦駛入白鵝潭，炮擊叛軍陣地，死傷甚衆；以陸上部隊不能

如期發動，復退黃埔。隨致書前敵李許黃等，告堅守以待，令卽率兵回粵，海陸夾擊，殲此叛逆。二十三日，聞外交總長伍廷芳憂憤逝世，涕泣不能自仰；鼓勵將士，努力殺賊，叛軍屢次攻襲，俱被擊退。後海圻海琛肇和三艦降逆，長洲要塞亦失陷，先生以坐困堪虞，於七月十日以坐艦當先，猛攻車歪炮台，欲取爲根據地；不克，進駐白鵝潭，堅守待援。叛軍屢襲坐艦，先以水雷，繼以飛機，又欲炮擊租界，以圖嫁禍；先生從容鎮定，絕不爲意。

八月，聞北伐軍討逆不利，知堅守無益，乃以靖亂之任付之各處援軍，於八月九日乘英艦離粵，由香港赴滬。離粵之頃，謂幕僚曰：不圖吾等竟得脫險，一息尙存，此志不懈，民國責任，仍在吾人肩負，不可輕棄，以負初心也！

十三日抵滬，十五日發表宣言，布告粵變顛末，表示統一意見。隨復致書各地同志，報告經過，並勉以繼續奮鬥，求最後之勝利。時有共產黨員李大劍來見，對先生表示欽仰之忱，願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致力於國民革命。國民黨之容納共產黨人

實自此始。

北伐軍之同師討賊也，與叛軍激戰於北江，不利，許黃退閩邊，李退湘南。先生抵滬後，令各部積極補充，徐圖發展。十月一日，李烈鈞克桂林，十二，黃大偉李福林入福州。會陳炯明以黃埔抵借外款，粵人羣起反對，向先生輸捐餉項；函電紛馳，請除陳逆。先生乃任許崇智黃大偉李福林爲東路討賊一二三路司令，進兵潮汕；又命在桂滇軍朱培德楊希閔及桂軍劉震寰沈鴻英等部，取道梧州，規復西江。十二月十日，滇軍攻梧州，拔之，順流而下，逆軍披靡；同時劉震寰部抄出清遠，以拊肇慶之背，東路華僑討賊軍方瑞麟部亦迭獲勝利，進克龍門。逆軍四面受敵，勢甚窮蹙。

中華民國十二年，公曆一九二三年，先生五十八歲。

一月九日，滇桂軍克肇慶，三水河口，相繼佔領。陳逆知難抵抗，乃於十五日率殘部退惠州，負隅固守。各軍入城後，即電滬迎先生回粵；爾時先生方辦理黨務外交，未能首途，乃命許崇智胡漢民分理軍民兩政。初，先生鑒於國人對時局主張之紛歧，

於一月一日發表國民黨宣言，詳述本黨對於時局之主張，及現所採用之政策，凡三綱十二目；並於二十六日通電全國，請各派開誠布公，共圖統一，列舉裁兵計劃，冀國人監督實行。又以蘇俄願放棄帝政時代之中俄條約，要求另開中俄交涉，與其全權大使越飛磋商數次，於二十六日聯名宣言，宣示中俄關係。旋以粵局函待調處，於二月十五日離滬南下，二十一日抵粵，受各軍推戴爲大元帥；發表宣言，申明回粵宗旨，及實行裁兵之意見。又派胡漢民汪精衛等五人爲駐滬代表，辦理和平統一。距直係匪特無意議和，並以督理廣東軍務職銜沈鴻英，使生變亂。四月十六，沈據新街發難，攻襲廣州；先生檄滇粵桂聯軍痛剿，將次收平。

先生以北方破壞和平，嗾亂入寇，近復逼走黎氏，進行賄選，乃宣告友邦，明著其罪，並擬出師北伐。然以東江殘逆猶存，牽掣後方，乃命譚延闓先發回湘，而親率各軍，東征陳逆。八月二十三日，先生由廣州出發，海陸並進，屢破逆軍。然當時各軍能用命者，祇有粵軍許都，其餘滇桂各軍，驕悍違令，屢次縱敵，致師久無功。

十月五日，曹錕以重賄獲選總統，先生九日通電全國，一致討伐，並佈告外交團，勿予承認。浙江盧永祥，閩外張作霖先後響應，遣使至粵，訂約討曹。乃曹悍然不顧，竟於十日入京就職；先生乃於十一月十二日回省，準備北伐。顧廣東自護法以來，屢經變亂，連年用兵，府庫空虛，給養不足；而海關又爲外人所把持，應得之關稅，亦撥歸北方，致軍需無著。先生前已照會使團，請照舊撥付，至是又令伍朝樞通告使團，要求截留稅款，不允，反令外艦集中省河，百端恫嚇；先生則態度安閑，從容應付，於二十一日發表宣言，申明截留之合理，及使團之橫暴。事寔決裂矣，後以美使之調停，始和平解決。

是年十月，國民黨改組。初，先生以屢次革命之失敗，皆由於本黨組織不嚴密，根本不穩固所致，欲求國民革命之成功，非實行改組，根本整理不可。故去年夏間，即已着手計畫；值陳逆變叛，因而中擱。至是於十月二十五日始召集改組特別會議，討論改組問題，並特派胡漢民廖仲凱等九人爲委員，組織臨時執行委員會，起草黨綱章

程，發表改組宣言，辦理各地分部登記，及召集全國代表大會。又組織義勇軍，籌辦宣傳學校。

中華民國十三年，公曆一九二四年，先生五十九歲。

一月二十一日，全國代表在廣州開第一次大會，通過黨綱章程。并發表宣言：一，述中國之現狀，辟各派之謬說，證明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爲中國唯一之生路；二，詮釋三民主義之真義，並示改組後努力之途徑；三，列舉本黨之政綱，分對外政策，對內政策，凡二十二條，明揭其施行方法。改組後，國民黨之精神面目，爲之大變；海內靡然從風，踴躍加入，黨務進行，一日千里。

陳逆之變，先生積數年心血所成之國家建設一書，燬於一炬；乃每週在廣東大學講演三民主義，使黃昌毅筆記之，以供同志宣傳之資料。四月十二日，發布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二十五條；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又以屢次革命之失敗，胥由於無真正革命之軍隊，於是命蔣中正在香港創設軍官學校；於軍事外，灌注三民主義，加以政治

訓練，以養成真正革命之黨軍。迄後軍事之成功，基於此矣。

九月一日，江浙戰起，先生於五日在大本營開軍事會議，決定北伐；命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職權，任譚延闓爲北伐軍總司令，並訓誥粵民，鞏固後方，檄令天下，共起討曹。八日，率師赴韶關，十八日發表宣言，聲明此戰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使永無繼起之人，及推倒軍閥所依賴之帝國主義。無何，浙江敗績，直奉戰起，先生擬以軍東向，破陳逆而出福建；一軍出江西，與川湘軍會師於武漢。會陳廉伯煽惑商團，在後方擾亂，先生乃迴師坐鎮；及亂事削平，而馮玉祥胡景翼等已入北京矣。

曹吳敗後，馮胡等與段祺瑞張作霖電請先生北上，解決時局，先生以國事糾紛，非開國民會議不能解決；乃於十一月十日發表宣言，大旨主張從速召集國民會議，解決國民生計問題，廢除不平等條約，隨於十三日離粵北上，以資號召。抵滬後，以候船需時，乃繞道日本，十二月四日抵天津。沿途勞頓，已感不適，及見段政府答復復國



內有「外崇國信」一語，知北上目的，終不能達，太息久之，而夙疾復發矣。然以此行責任重大，不待病愈，復於三十一日力疾晉京。迭次宣言北來目的，非爭地位利權，乃為拯救中國。

中華民國十四年，公曆一九二五年，先生六十歲。

先生抵京後，寓北京飯店，病日加劇；經俄德醫士診驗，斷為肝癌，均勸靜養。段政府之對先生，雖待遇甚隆，而於其所主張之國民會議，則迄無進行誠意。彼所召集之善後會議，非土匪軍閥，即帝孽官僚，復以復辟黨魁趙爾巽為議長。先生知若輩之不可與言，乃於三十日聲明國民黨員概不加入，同時計畫國民會議，及裁兵統一辦法，日夜思籌，病益以劇。至二月二十六日，體溫極高，已入危險狀態；遂遷入協和醫院，施手術療治。然病莖已深，雖吸取膿液，而病勢曾不稍減。後又遷入行轅，延中醫診治，亦未奏效。至二月二十四日，汪精衛等以先生病狀治療，已成絕望，乃草擬遺囑，低聲念誦：

「予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尙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予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先生聆畢，表示滿意；但尙未即簽字，蓋不欲觸家屬絕望之感情也。

至三月十一日午，先生自知不起，乃諭取遺囑，親筆簽名，汪精衛吳敬恆等簽名證明之。至十二日九時三十分，而此爲國民革命奮鬥四十餘年之中山先生，遂與世長辭矣！彌留之際，猶念念不忘於「和平」，「奮鬥」，「救中國」一數語也。